



編者 晨光社

杭州崔家巷

第二十四號

晨光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

每星期六發行

全年郵費一元五角
外埠每份一分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

十月五日出版

第一卷第十九期

制止軍閥內戰

白雲

山東韓劉的戰事方暫告一段落，而四川劉湘劉文輝李家鈺羅澤洲等的觸鬥又起。

中央制止的辦法，據十二日滬上各報所載，是一。電劉文輝李家鈺羅澤洲，飭各所部退回原防，聽候中央處理；二。電劉湘嚴行制止；三。電鄧錫侯田頌堯楊森劉存厚就近疏解。除了中央的電令而外，廢止內戰會和各方，都有紛紛勸告息爭的文電。由道理說來，在此國難嚴重國家民族朝不保夕之時，各地將領，就其本身職責而言，應如何惕勤枕戈，訓練士卒，以期殺敵雪恥，方團結禦侮之不暇，怎可其豆相煎？何況戰端甫萌，全國已一致反對，紛紛去電勸告；使川中將領果具有一毫民族國家的觀念，自必能澈悟前非，立止個人意見和利害的戰鬥。但我們看到劉文輝復廢止內戰大同盟的電，則謂「但可內息糾紛，不辭萬端委曲；究亦冀貪亂者流，咸生覺悟，則戾氣立化祥和」，劉湘覆張羣的電，則謂「湘甯愛和平，不惟垂涕以道；而各方積久待發，殊屬不易遏止。」總結一句話，就是己方已仁至義盡，而對方還是毫不覺悟，進逼不已，所以非打不可。劉文輝和劉湘是兩方的主角，而且有叔姪的關係，他們的語氣尚且如此，其他

將領，更不用說。

上面的事實證明了橫在軍閥們腦中的，只有一個「利害」四個大字，什麼民族利益，國家觀念，民生疾苦，政府威信，社會輿論，以至於舊有的親族觀念，在他們的眼中看來，都是一文大不值的。想制止軍閥內戰，惟一的有效方法，就只有真的力量。其餘一切電文運動，結果不過是徒勞無功。

制止內戰的真力量有兩種，一是政府的，一是民衆的。但講到政府的力量麼？既要剿赤，又要禦侮，已弄得財盡力疲，

▲本期要目▼

- 制止軍閥內戰 白雲
- 中國政治出路的討論評價 兩平
- 關稅壁壘底前戰重演 李芳
- 如何籌備浙江的地方自治 李如漢
- 浪筆 易應
- 詩 陳子聰等
- 掙扎（劇本） 吳華
- 阿紅零傳 西雲
- 書報評介 菊華
- 讀血淚後的印象 錄
- 農村社會學大綱

那裏還有餘力來應付解決。至於民衆的力量麼？則「喚起民衆」「民衆運動」等字樣，至今仍不過是白紙黑字上的東西。一般特權階級，都怕民衆有了力量，予本身以不利的，所以講雖然是那樣講，而做却不是那樣做。民衆的手足，依然被捆得死緊，更那裏來的力量。想起了民十四十五十六那幾年的民衆力量，那幾年一般軍閥對於民衆力量談虎色變的神情，真不禁令人感慨係之！

爲什麼軍閥會加入國民革命軍的隊伍？爲什麼國民革命的隊伍與軍閥的隊伍弄得幾無差別？時局演變到現在，一般與講維持現狀妥協調和的分子，都應該有一種深的覺悟吧！都應該記起孫中山先生所說的「必須喚起民衆」一使反革命派能乘隙以入，其破壞而不覺，雖至失敗，尚不知其所以失敗的緣由」，「我們決不能又蹈從前之覆轍

「中國政治出路的討論」評價

南平

，做到中間，又來妥協，以後應當把妥協調和的手段一概打銷，並且要知道妥協是我們做澈底革命的大錯！」等等寶貴訓詞吧！都應該覺悟到無論什麼事，都應該一點一滴的做起，澈澈底底的解決吧！

記得民國十二年十二月孫中山先生向湘豫滇桂粵各將領演講，說到滇軍士卒將師長押起的一件事時，曾這樣說：「如果滇軍士卒，把長官押起來，也是爲行主義，我是很佩服的。」現在引這話，並不是獎勵士卒叛劫長官。不過就一個革命黨的立場來說，如果一個軍閥，已經背叛國家民族利益，而又非中央所能統制，民意所能警覺。那麼，便應用各種比較激烈的手段，來肅清奸蠹。這也不失爲一種應取的正當途徑呵！

胡適之先生最近在獨立評論第十七期發表「中國政治

出路的討論」一文，大部分爲了文江先生辯護，同時指責國聞週報作者季廉先生政治主張的錯誤，而結論是發表他自己對於中國目前政治出路的主張，以爲救中國要由學術團體，商人團體，技術職業團體，組織一個「建國大同盟」，來担负政治責任，建設國家的責任。反對季廉先生的「全國職業聯合會」應該向政府要求政府七項改革：（一）樹立有力的政府；（二）認真執行既存的法律；（三）切實編裁軍隊；（四）安定社會，發展生產；（五）積極準備抵抗暴日；（六）厲行鞏固國防；（七）積極對俄復交。

關於了先生的意見，因爲不曾看過，暫置不論，這裏

只就適之先生與季廉先生的主張，加以評價。

適之先生的意思，以爲學術團體等「————」本身都佔得住，都有相當的信用，其中都含有知識高明眼光遠大的分子，只要有負責任的領袖人物出來號召，我想，在一種積極的，建設的，有益于國家民族的目標之下，應該可以產生一個有計劃有力量政治大組合」。用之去「監督政府并且援助政府」，這種主張，驟視之，却不無道理，只可惜是理想，而抹殺了客觀的事實，適之先生到底是個學者！

中國現在所謂本身佔得住及有信用的團體，其中分子，大都是溫和分子，要他們自動的去開闢政治的新途徑，似乎不是件可能的事體，過去有種種事實可以證明，尤其

一般商人團體，終日營營謀個人之私利，尙嫌時日不足，那裏有閒心去管國家大事？最起碼的抵制仇貨運動，還辦不到呢，遑論其他！至於學術團體，名目繁多，門戶之見很深，由來已久，如以其所學地不同，有南北之分，有東西之分，而留學西方的又有英美法德之分，彼此各立門戶，互不相讓，一種學術團體中，又有若干同學會之組織，所謂學術團體，也不過是個貌合神離的一塊空招牌罷了。至於技術團體，據適之先生所舉的如律師公會，記者公會，郵務公會，以及其他技術職工的組合，如南方的機器工會，海員工會之類，其實他們的勢力也是很薄弱，實際上能否聯合在一塊兒，也是個很大的問題。上海「一二八」事變，總算創鉅痛深，而上海此類的團體，並沒有有力的大集合，或顯著的團結，一致努力，爲國勤勞。老實的說：一切的組合，在其他國度裏面，或者能有很大的作用，一到中國就完全變了。所以我對於適之先生這個主張，不能不發生很大的懷疑。

至於季廉先生七項辦法，如（一）樹立有力的政府；（二）認真執行現有的法律；（三）安定社會，發展生產

關稅壁壘底哨戰重演

李芳

歷史底行程，已達到超越國界的境地，一切社會的經濟的範疇，都隨之複雜而擴大化；反之，近代世界領土被列強資本帝國主義底割據，而日益縮小，一旦縮小到無可再縮的地步，就必然的會暴發出一種爲世界領土重行分配的殘酷的國際戰爭行爲來。一九一四年底歐戰，即由這一擴大化的歷史過程中的經濟關係所積漸而成的。

列強資本帝國主義爲欲緩和其本國內因資本過度膨脹

；都是目前迫切的需要的，任何人都不能否認的。但是，怎樣才能完成這幾件需要，倒煞費周章，恐怕就不能像季廉先生那般樂觀，由全國各種有信用團體，有實力的職業團體，組織一個聯合會呵！

現在的中國環境，以外面壓力的兇暴，內部的混亂，實在充分具有亡國的可能性，既非從容論道之時，也不容我們各行其是，大家如果有救國的誠意，不願做亡國奴的話，就不能不犧牲個人的成見，急速的去尋找一條比較捷徑而平坦有共同性的道路，向前邁進，我們中國的民族素來是富有守舊的觀念，而巳有的救國方法，如孫中山先生的建國大綱，和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所定的對內對外政策，却是一部有計劃有步驟極好的救國經典，而國民黨治下的國民政府，是負有施行這個政綱政策的責任，可惜這幾年無形中忘記了這部經典，開無軌列車，所以政治紛紛。我們於是東一個主張，西一個主張，既不能實行，也未見得健全，倒不如全力去推行巳有的辦法，根據政府的主張，來推進政治，反而來得有效呢！

而來的社會的經濟的諸危機起見，其所採取的匡救辦法有二：除積極的以武力政策，奪取國外市場原料地及投資處所外；惟有出以消極的關稅政策，以保護本國實業，抗衡外貨的暢銷之一途徑。

自一九二九年以來，世界經濟紊亂的狀態，跟着國際情勢底演變而日益深入普遍化。其最顯著的事例，莫若各國關稅底激增，有至非用武力而不能打破的程度。

上年十一月間，英政府曾一度為整頓國內財政及保護實業計，定下一種抵制傾銷律之計劃，所增關稅幾達當時現有之百分之八十三。這在英國方面說，固有一時相對的好處；可是在國際方面看來，適得其反。美國有因此而預備報復，德政府為之備備，恐碍其出口貿易，而杜其脫離目下之疾苦，乃訓令駐英大使，向英政府提議對於增加關稅所產生之新局勢，開友誼談判。同時法政府亦以英政府加稅計劃之反響，即將製造品之入口稅提高二倍，半成之薄品稅亦倍於前。並派財長佛蘭亭赴英，與政府開更改增稅之談判，以期成立兩國間相互利益之協定，其他歐洲都會如羅馬等均有消息傳出，謂不日將大增入口稅，以抵制英國之保護稅率。斯誠極一時之緊張，關稅壁壘之前哨，陷入於短兵相接之期矣。乃嗣以遠東政治問題及國際經濟關係轉於嚴重化；且尤以國際軍縮會議已在開幕，列強乃不得不轉移其精力注意於所謂「國際和平」上去。因此彼刀出鞘弓上弦之關稅壁壘戰，遂暫歸消沈。

今者，復以渥太瓦帝國會議之英本國與自治領間交互成立經濟協定，而掀起關稅壁壘之戰雲，重演前戰，適與遠東武力侵略之戰爭日趨擴大而嚴重者，隱相對峙。

蓋渥太瓦帝國會議，其目的在減輕帝國出口稅率，而對外國出口，提高稅率，藉以造成所需要之帝國優待待遇。特惠關稅，以謀結成自治領相互間與自治領英本國間之兩經濟組織，一方以匡救在此世界經濟恐慌之洪濤，滾滾于流入英帝國底各經濟單位，所激起的社會的經濟的不景氣；他方鑒於進行遲滯的日內瓦軍縮會議所表現之非妥

協的國民主義，與洛桑會議露骨反映的歐洲經濟行政難，有使英本國與自治領間深感未來危機之威脅而謀所以防禦策。

然問題殊不如此簡單，在帝國方面雖告順利圓滿；然以此而發生之國際報復問題接踵至矣。報載：南美之阿根廷，烏拉圭，巴西三國，以渥太瓦會議而引起將訂立經濟聯盟或包括南美全部，以謀自衛抵制；九月五日在斯特里薩召開之東南歐經濟會議，有將討論及組織一東南歐經濟聯盟委員會，名為協談東南歐經濟現狀之恢復，實則以與渥太瓦會議對峙之風說。此皆將以團體組合方式，以對抗大不列顛帝國之經濟協定。

現在且將自渥太瓦帝國會議閉幕後，英領印度政府劈頭決議增高非英製之棉布進口稅，一律提高從價稅四成後之反響，略再加舉述。按此次印度增高棉布稅，本問題對於日本貿易影響最大；現聞日政府已決定提出抗議，或將行報復關稅；荷蘭棉織企業商，亦以日製之棉布被拒於印，恐其轉而傾銷於荷屬領地，悉起要求政府迅予決定對策；埃及，波斯為保護本國棉織企業計，聞將實行修正現行稅率，以謀防禦。在此國際經濟恐慌的幕後，突又出現驚人的關稅壁壘之命戰，且有趨於擴大而深入的情勢，說其或將誘發世界未來莫測之危機？這是任何人未敢加以肯定或否定的！因為關稅激增的結果，即形成對抗商品輸入的壁壘，除了強制，除了武力之使用這方法而外，再沒有別的方法可以推翻這壁壘的緣故！

二一，九，七。稿于商會

如何籌備浙江的地方自治

(一)

李如漢

浙江是最夠訓政的省分，亦就是最適宜籌備自治的省分；而且是已經有相當基礎的省分。似乎籌備浙江的自治是最容易的事；但是夷考其實，却並不是這麼一回事。因為籌備虛偽的自治非常容易；若把浙江自治的基礎，建築在合理的革命的原則上，却就要許多革命同志的最大努力了。

一、籌備浙江自治的幾個基本原則

據上所述，我們要建設浙江的自治在合理的革命的基礎上，就不能不有相當的原則以為指導。這種原則，至少應當含有兩方面的意義，就是消極的與積極的兩面；消極的，是含有防禦腐化惡化份子參入自治裏面活動操縱的目的；積極的是使真正革命民衆能夠加入自治團體發揮最大活動力的目的。我們要達到以上的兩種目的，則我們在消極的原則上，不可不顧到：1. 防止財閥操縱的虛偽自治；2. 防止劣紳把持的腐惡自治。同時我們在積極的原則上，所要求的是：1. 職業生產份子的自治；2. 各級自治團體不僅是有政治權，而且有經濟權；3. 實行四權的運用與民生的建設；必能如是，而後真正的地方自治，纔能實現；而浙江的民衆，才能享有自治的實益。今分述如下：

(A) 消極的防止

1. 防止財閥的自治 資產階級操縱政治，為歐美民治日趨虛偽的最大原因，中山先生民生主義的民權主義，就是針對這個弊端而發生的；而且浙江為資本主義最先侵入的區域，浙江的財閥，執全國經濟界之牛耳；他們因為多錢善賈，操縱地方自治，是最容易的事；加之他們手段靈敏，變化多端，可以做豪商巨賈，亦可以做政客官僚，更可以做土豪劣紳，水銀注地，無孔不入，電閥時代的浙

江省議會縣議會大半會員，還不是完全被他們操縱嗎？所以我說，要籌備浙江地方自治，第一要緊防他們的份子加入，不然，將來不特自治必由真實變為虛偽，而行使民權，賄賂百出，醜聲怪事，貽笑四方，悔之晚了！

2. 防止土劣的自治 土劣是代表封建勢力的一種腐化力，他們有的是軍閥，貪官污吏的化身，有的是地主，商業資本家的化身，他們勾結官廳，魚肉小民，或以勢力，或以金錢，積威重利，盤剝敲詐，無所不為，這種人在各省，大都有槍桿子做後盾，或者他本身就是什麼保衛團團總之類，在浙江比較不同，浙江的土劣，大概都是資本家，地主，官僚的化身，他們的手段是最好滑，他們的面目是最難辨認；還有，他們自己或因顏色過於鮮明，不容易隱入活動，但是他們的戚族子弟，頂着嶄新的智識階級的招牌，代表他們父兄親友的利益，無微不至。若讓這種人進入籌備自治的隊伍中，他們利用着已成的封建勢力，把持操縱着地方自治，地方自治的運命，自然只有完全被他們斷送了！

(B) 積極的創設

1. 是職業份子的自治 本來一個人在社會上，一方面面是消費者，一方面就是生產者，應該個人都是有職業的。但是中國人與各國不同，民族性是最富於享樂觀念的。尤其是江浙的人民，叨着祖宗的福蔭，安坐而食，諺所謂「掛起葫蘆吃三世」的人，不在少數；更有許多無職業的流氓地痞，不事正業，喜歡走動官府，魚肉小民；反使大多數有職業的農工大眾不得沐浴自治之益，所以今後自治團體的組成員，其成份應以職業人民為最基本最佔多數纔成；換一句話說，今後各級自治團體，籌備時應當按照實地情形，酌探職業代表的選舉制，然後才能達到以上的目

的。

2. 各級自治團體不僅有政治權而且有經濟權。據建國大綱第十一條所規定：「土地之歲收，地價之增益，公地之生產，山林川澤之息，礦產水力之利，皆為地方政府之所有，而用以經營地方人民之事業，及育幼，養老，濟貧，救災，醫病，與夫種種公共之需。」是各級自治團體，不僅為政治的團體，而且為經濟的團體，至顯且明。但是現在的浙江各級自治團體，自省縣區至鄉鎮閭鄰，惟省縣是政治兼經濟團體，而對於自治組織的基礎區鄉鎮，差不多只是政治團體，而非經濟團體。區鄉鎮只有辦公經費，若要興辦事業，就要有確定的事業經費；合理的稅收權是不能不賦予的；同時，區鄉鎮的政治權力要確定，不能與縣自治的權力相混，相當的行政權也不能不賦予的。必如是而後區鄉鎮的自治，能夠達到有為的境地；區鄉鎮能夠有為，然後無量數窮乏的農村，方有得到救濟的可能！

3. 實行四權的運用與民生的建設。本來籌備地方自治，最重要的就是實行四權的運用與民生的建設；否則僅僅只是多設機關，多糜公款，那不但於民無益，而且大害而特害之！至於此二者，中山先生已經說得最多，最詳細了；本用不着一切贅說的話。不過我現在要說的，就是對於民生的建設，一面固然要遵照中山先生的遺教，一面還當視地方財力如何而定建設的先後緩急之步驟。現在浙江各縣城鄉最急迫需要的建設，不是造馬路里路，而是建設城市的貧民工廠與鄉村農業合作社兩事；至於農民銀行，也是非常必要；並且這種工廠，合作社越多越好；農民銀行資本越充足越好。因為這不特是完成自治的條件，並且是改進人民生產力與消滅游民盜匪的根本策呢！

(未完)

浪筆

易鷹

一 人情之常

本月十日的民國日報，刊載着出在餘姚的新聞一則，說有一個有婦之夫，另外又戀一棄婦，其妻乃狀請餘姚縣

重陽悼弟

盧葆華女士

重陽永恨淚沾襟，又到重陽感慨深。不是痛難忘手足，也尋勝迹一登臨！
阿連孝弟本天生，懷橘推梨出至誠。底事幼聰偏早夭，教人惱恨不分明！
一行雁斷幾經年，每值秋深暗黯然，翻欲登高同遠望，何方纔是夜郎天！
碧峯高望總堪哀，縮地無方首重回。猶憶十年前在播，清明曾化紙分來！

前意未盡又成七絕律各一章

天涯飄泊倍相思，節與人同夜去時。他日此情忘不得，風號雨泣雁來遲！
重陽開遍傲霜枝，插能茱萸繫我思。佳節易增今日感，同根翻恨少年離。（弟殤僅十齡）難將短夢消長夜，偶為新愁補舊詩。十載天親渺何處，枕函淚盡一燈知！

雙紅豆閨怨

盧葆華女士

秋來休怪腰肢減，悄自悲嗟！悄自悲嗟！漫羨人間第一花！
日來何事思蓮子，瘦了黃花；瘦了黃花，我也無家不念家！

法院請求另居，檢察老爺却批着「被告愛妻慈妻，乃人情之常，不足怪也。……」於是那位「被惡之妻」不甘屈服，向留波婦協會呼冤，事情一直鬧到目下還沒有解決，——大概的事實如此。

吾說這位檢察老爺真是快人快語，愛妻惡妻，確然是人情之常，「妻不如妾，妾不如……」古已如此，迄今當未變更！這位檢察官可為善體「人情」。他並且不像別的大人先生那樣口是心非，嘴吧上喊着「男女平權」「解放女權」等等，實際上還是把女子當玩物。他却心口如一；人情如此，法律當然不能背反「善良之人情」也。

二 人非物件

同日同報又刊載着出在杭州的新聞一則，說有一對夫婦鬧離婚不准，女人便回娘家，丈夫却向法院具領，檢察官批說：人非物件，所請不准！

哦！到今天我才明白：人（婦人）原來並非物件！

君馬黃（古樂百題）

陳子聰

君馬黃，君馬黃，世人重色稱馬良。小載姣童走康莊，揚鬣嘶風意態狂。肉食將軍重皮相，千金善價見解囊。強鄰侵凌邊戰裏，性敵逃陣竄郎當，陵阪非高四蹄蹶，敵笑兵嘲狀趨跄。我亦因之泣數行！起視吳鉤吊龍驤，願影高歌君馬黃！

敵練女兵三千 調寄翻香令 一 介

休看烏鬪是么麼，三千倭女執干戈，鯨吞計，殊堪怕！後繼師，訓練到嬌娥。口吳宮教戰美人多！木蘭得勝借明駝！問今日，翻新樣，鬥雙眉，心裏究如何？

掙扎

十幕劇

吳 集

(一) 肉的要求

人：麥（朴麥）四十三歲的朝鮮人。

玉（朴玉）他的女兒十八歲，光州女子高等學堂學生。

正（朴正）他的兒子，十六歲，光普學堂學生。

朴妻。

福（福田）日本學生。

地：朝鮮光州。

時：一九三〇年十月二十一日。

朴麥家里。麥坐着呆想，妻織草履。

麥：我想還是把西村那一町田賣掉算了，這樣天天受着逼迫，真受不了！

妻：西村那町也賣了，我們沒有一些些土地了，以後將怎樣生活？

麥：不賣掉眼前就難生活！

妻：……

麥：沒有土地不能生活，有了土地何嘗能生活呢！這樣高的地稅！

妻：有吉那傢伙爲什麼這樣兇？天天來催索！他說三天不

再不繳清，我們全家都該入獄！

麥：他對待誰個朝鮮人都如此，不單祇對付我們！

朴正上

正：爸爸！金臣乏先生今天下午給拘了！

麥微震動，即歸平靜。

妻：誰？

正：我們校里的朝鮮文教員。

妻：正！可知道爸爸要把兩村的土地也賣了？因為警局裏催索租稅很厲害！

正（不語）

妻：這有怎麼稀奇！不是全朝鮮的土地都已給日人奪去？我們……！

朴玉倉皇上，福田手執鐵手杖緊緊追着她。

玉：（躲入其父椅後）爸！他……！他……！

福：（過去拉開朴麥，嬉皮涎臉地）來！……！（朴麥用手擋住他，他發怒了）你是誰？

妻：（鎮靜）我？我是她的爸爸。

福：她的爸爸？原來是岳父！（開玩笑似的，對麥一鞠躬。麥妻及朴玉朴正避入內室）好，就算稱你一聲岳父，你多光榮呀！有了帝國學生的女婿。

妻：你是來求愛？

福：求婚。

妻：不管你求愛求婚，既然是「求」，應該得人家的「允」；她沒有應允你！

福：哈哈！朝鮮的女人，誰能拒絕帝國學生的要求——肉的要求！

妻：誠然！朝鮮女人大多已給你們蹂躪，但這是強姦，是威迫！……！別人或許能忍受你們的獸行，我可不行！……！

福：啊！（大怒，舉鐵杖猛擊）

妻：（從容接住鐵杖，折為兩段）如果你的筋骨比它堅硬，請用武！（重又坐下）
福田一言不發，退。（幕）

（二）你見我爸爸？

人：麥

正

朴妻

探（日本偵探）

地：同。

時：下一天。

朴妻照樣在織草履，朴正練習拳術。

妻：你爸說官憲或許要來拘他，爲了昨天的事！

正：倘有警察來，打回去就完啦！（仍舊打拳）

妻：你總是一味傻！他們有手槍有刺刀，你赤手空拳對付得了嗎？（片刻後）唉！朝鮮是住不下去了，我們還是流亡到外國去才好！

正：（站住）這也不見得好！金教員說過：亡國奴到處祇有吃苦，不論在本國在外國。金教員還說：世界上盡是些吃人的野獸，我們單知逃避是逃躲不了的；最好的方法是把野獸的牙齒敲落！

妻：但是中華呢，中華是我們的祖國，我們往中華去！

正：爸爸不是說過，中華也和朝鮮一樣，一樣被踏在倭鬼的腳下！

妻：但是……！

日本偵探上

探：這里是朴麥的家？

妻：是的，你老來幹嗎？

探：人呢？

妻：他……！

朴麥上，朴正立刻上前，扯住他爸爸的手。

正：舅舅！你見我爸爸嗎？

麥：你爸爸？（略頓，他看到偵探，已有所悟。）見到的，他說去找福田君去的。

探：找福田君去？

麥：是的，你先生是……？

探：我是光州警局來的。因為福田君來控訴，說朴麥是亂黨。

麥：唔！但是他現在已去找福田君去了！……（對其妻）

妻：妹妹！請你把大日本旗借我一用，我要照樣做一張，備下月慶祝明治天皇紀念節懸掛！

妻：旗？

正：舅舅，我們那張旗已給東林君借去了！

麥：哦！那麼再見！（下）

探：（眼看朴麥走後，回頭對朴妻說）把「拘捕費」給我

妻：「拘捕費」？

探：我受命來拘捕，雖然沒有拘到，拘捕費是少不掉的，

妻：多少？

探：二元四！

妻：但是我們沒有錢！

探：沒有錢！你想違抗官憲的命令？（扭住朴妻）去！你

阿紅零傳

九 藏香館去

揚州，在阿紅的生命史上，是佔着很重要的一頁的。

阿紅此次決意到揚州來，一則是想看看舊日眠香歌舞之地，二則是想探探居士林（阿紅的舊侶）和元兒（阿紅的前子，當她拋棄了他們跟着國忠到A城時，元兒已經九

們這些賤豬狗！

正：求求你！大人！准給你拘捕費！

探：快拿來！四元八！

妻：你說二元四？

探：另外二元四是抗令的罰金！

朴妻一面流淚一面從衣袋取錢交探。

探：狡猾的狗！有這末多，說沒有錢！

妻：這錢是今天把僅有的土地賣來的錢，預備付租稅用的！……！

探：早就該死了！（說着出去，到了門邊，重又回頭對她

說）叮囑你：朴麥回家，叫他自來投案，倘然逃走了，仔細他的狗命！（下）

朴妻伏案哭，朴正正待閉門，朴麥潛上。

麥：（迅速地對他妻說）我不能再住在家里，須得在別處暫避，這裏有一些錢，（出錢交妻）你付了租稅再維持幾天生活！玉兒回來，叫她和平一點對付福田！

正：爸！你還是逃別處去！

麥：那不行；就在這幾天里有很好的機會，我不能離開這裏！……！你和姊姊還是要安心去讀書！（匆匆的下）

（幕）

茜雲

歲了呢！）的情形。

「滾龍井那條街還很熱鬧吧？」在中古旗亭街鳳城賓館的二層樓上，阿紅問茶房阿三。

「不行了！比從前冷落多了！」阿三有點發怔，奇怪阿紅爲什麼會問這樣地方。

「小五城巷呢？」

「也不行了」

「金魚巷呢？」

「更冷落了！」

「啊！……」阿紅長長的嘆了一口氣，他想起了當年這些地方車如流水時的情形。阿三站在側邊看着她發怔。

「這些地方不大好，揚州遊覽的地方，只有小金山還好，叫船去不過幾毛錢呢！」阿三獻上殷勤。

「呵！……小金山？……」阿紅又長長的吁了一口氣。

「是的！小金山四面都是水，風景很好，是揚州唯一的名勝呢！」

「呵！……不錯！前十幾年我們玩還得很熟呢！」阿紅想起了當年和居士林及許多遊客徵逐的情形。以前的流風遺韻，如電影般一幕一幕地映上腦來。

「小金山上有風亭，釣魚台，琴室，湖上草堂……」

「啊！……啊！……」阿紅感慨的不斷的長吁，雙目微微閉着，儘自神遊往昔。她想起了有一次在湖上草堂吃席，三個遊客爲着她的關係，鬧得盤仰掉翻；有一次在釣魚台，爲看居士林，她和小姊妹老七扭打起來；……

「還有蘇唱街還好麼？」阿紅又想起了別的事。

「也不大好了呢？……」

「聽說那地方很多姑娘，很熱鬧呢？」

「……」阿三呆地發怔，他覺着阿紅這個婦人很怪，爲什麼老是問他這些地方。

「你講，不要緊啊！」阿紅更進一步的催問。

「蘇唱街前幾年還好，這兩年也不大行了，好一點的姑娘，大家都往漢口上海去，以前的館兒滿街都是，現在

不過只剩四五家了！」

「是那幾家呢？」

「倚香館，迎春館，藏香館，……」

「呵！藏香館還在麼？」阿紅忽的叫了起來。她想起了她的故居，她想起居士林常常到此地來，他想起元兒就是在此地受胎的。

「還在，這幾家還是藏香館的生意比較好呢！」阿三邊說邊發怔。

「呵！……藏香館的王媽還在麼？」

「聽說還在呢！」

「好極！好極！我正要找她呢！」阿紅的臉土發了容光。她只要會着王媽，那麼士林和元兒的消息也可知道了。她隨着喚阿三：

「阿三！趕快替我叫部車，我到藏香館去！」

書報評介

讀「血淚」後的印象

菊華

最近在杭州的出版界裏有一本美麗的詩集出版，我化了三角六分錢去買了一本來，在我一口氣讀後，心裏作如是想：

詩這一文學的部門，算是文學中比較難寫得好的一種，但是，反轉來說，却也是最容易寫的，因爲詩是舒寫感情的，不見得詩人才可以做詩，就是一切人都能做，也就是爲了這個緣故，在詩篇的意識和藝術更覺得值得嚴重的注意的。

我們是明白的，像歌謠這類作品，是怎樣的深入民間的。中國的詩壇，自胡適提倡文學革命，嘗試寫白話詩以

後，白話詩是曾開過一度燦爛的花案的，還是爲了大家太把詩看得容易了，粗製濫造，隨便便的哼了幾句也算是詩，所以，到頭來，詩壇便是一陣的吶喊，真實的作品，可以找到多少呢？那麼，近年來中國詩壇的沉寂，是決定的事實了。

正是在這個沉寂的低氣壓中的中國詩壇，突然在這西子湖畔裏，看見那耀眼的一本詩。

這本詩集名叫「血淚」，作者盧葆華女士。

我一向是愛好詩的，當我讀過「血淚」後，我的印象這樣：

第一點，「血淚」的作者是能真實的抓住了生活的意識。這中國的社會是畸形的發展，內的變動和外的變動不是並行的，因而造成了社會上許多的慘痛的事變，自然，這是可以分爲社會的和個人的來說。我們希望作家能夠儘量的抓住這時代意識而真實的表現出來，社會方面的也好，個人方面的也好。我站在這一點上，覺得「血淚」能真實的把生活的痛苦活靈活現的表現出來，是件難能可貴的作品。

第二點，「血淚」的作者雖然厭惡這社會這人生，但決不願頹廢，她是向上的掙扎的，堅苦的奮鬥的，明白表現了她的信仰，她的追求，她從實生活中認識真理，但是，我們從頭到尾看她寫的這二十八首詩，沒有誇張的吶喊，祇是用美麗的詩句，道出心中的蘊積，敲進讀者的心，引起盛大的共鳴來的。無論如何，我認爲這一點是成功的。

第三點就是那吶喊週刊上一位味辛先生所說的一樣，用習常的感情寫了習常的詩，在這一點上我認爲作者超過了一般批評家的願望。要曉得一個詩人在習常的生活中，抓得住習常的感情而詩化了，在習常的詩句中說出時代的

一切，這豈不是一件頂難的事麼？如果「血淚」作者也是一般專門吶喊的朋友一樣，就是能寫詩，也是一種淺薄，一種濫製的作品罷了。有時代性的作品，決不是標語式的詩句！

第四點我對於作者的美麗的詩句，是無限的佩服，我認爲詩的表現的華麗，也是詩的成立條件之一。「血淚」的二十八首詩中，都是像湖面上的白蓮一樣，放出陣陣的香，像那圓的荷葉上的露珠一樣，晶瑩可愛。就在這點詩的表現上，我認爲是成功的作品。

我因爲壓不住愛好的感情，而且，看到杭州的文壇上也逐漸的注意這個作品，像現代婦女裏的江天爵君的「血淚的批判」和吶喊週刊的味辛君的「讀血淚後」。所以，我也不管寫得好不好，憑着我自己的個人的觀察，寫來這一個讀後的印象。

農村社會學大綱

(錄)

是書又名中國農村社會研究，馮和法著，黎明書局出版，實價大洋二元二角，全書共分十二章，五十五節。本書把各家農村社會學的精華，加以歸納分析工夫，而後建立一個新的體系。凡農村社會一般的原理與特徵，及農村社會的一切現象，皆有述及。對於中國農村的根本構造，詳加探究，並及於將來的趨勢。又對於中國農村人口；家庭組織，年齡性別的分配，生產及死亡率，生活程度，農民資本，租佃制度，小農經營，技術，副業，商業資本與高利貸等，皆有重要的發見。此外，又對中國土地政策與農村教育的特殊性，有所指陳，並重新估價。全書共五百餘頁，五十餘萬字，現已增訂再版。

